

清新
成长
系列

命运抽奖

Fate
Lottery

红蜻蜓少年长篇小说书系

《亚洲周刊》畅销书排行榜
榜首图书

[马来西亚]

谢智慧 著

朱自强 杨鹏 许友彬 联袂推荐

当代华人优秀儿童文学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清新成长

系列



谢智慧

作品

XIE

ZHI HUI

works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运抽奖/(马来西亚)谢智慧著. — 青岛:青岛出版社, 2017.7

(谢智慧清新成长系列)

ISBN 978-7-5552-5633-5

I. ①命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马来西亚—现代

IV. ①I338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2331号

本书由马来西亚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首次出版

并授权青岛出版社在中国(含港、澳、台地区)出版发行中文简体版

著作权登记:鲁权图字 15-2017-27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丛 书 名 | 谢智慧清新成长系列 |
| 书 名 | 命运抽奖 |
| 著 者 | (马来西亚)谢智慧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(青岛市海尔路182号,266061) |
| 本社网址 | http://www.qdpub.com |
| 邮购电话 | 0532-68068026 |
| 责任编辑 | 步昕程 |
| 特约编辑 | 曾 硕 |
| 插 图 | 咪糖工作室 |
| 装帧设计 | 阅优文化传媒 |
| 照 排 |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开(890mm×1240mm) |
| 印 张 | 7.5 |
| 插 页 | 8 |
| 字 数 | 150千 |
| 印 数 | 1-10000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552-5633-5 |
| 定 价 | 23.00元 |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儿童文学

目
录

CONTENTS



第一卷 我害怕，那把巴冷刀

- 1 触目惊心的八个大字 / 3
- 2 一把巴冷刀伸了进来 / 11
- 3 火苗飞进她的眼睛 / 16
- 4 你希望你的人生重新开始吗？ / 21
- 5 刺鼻的浓烟 / 28
- 6 一个人面对春花嫣 / 37
- 7 两张邀请函 / 41
- 8 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/ 52
- 9 躺进长方形棺材 / 57

第二卷 我害怕，得不到爱

- 10 在一个积满水的空间里 / 63
- 11 加入新家庭 / 70
- 12 露出马脚 / 76
- 13 姐姐们的功课 / 82
- 14 不知是可笑还是可悲 / 88
- 15 人肉字典 / 94
- 16 轩然大波 / 98
- 17 东窗事发 / 102
- 18 记者蜂拥而至 / 112
- 19 化身摇钱树 / 118
- 20 由奢入俭难 / 122
- 21 不速之客 / 130
- 22 依时赴约 / 137

23 各怀鬼胎 / 141

24 撕破脸皮 / 146

25 千载难逢的荒谬事 / 151

26 冥冥中注定 / 156

27 我要和你道别 / 160

第三卷 我害怕会走不出去

28 两败俱伤 / 167

29 一场恐怖的袭击 / 172

30 无法磨灭的伤疤 / 180

31 回到最初的年代 / 186

32 遇见比毒蛇猛兽更可怕的东西 / 190

33 她的话像毛毛虫钻进心里 / 195

34 骤变 / 200

35 悔不当初 / 205

第四卷 我害怕，我自己

36 良知已死 / 213

37 人性的弱点 / 225

38 再遇见 / 231

第一卷

The first volume

我害怕，那把巴冷刀

1

触目惊心的八个大字

烈日当空，郑茜背着沉重的书包，汗流浹背地从学校走回家。她走上失修已久的廉价组屋*楼梯，小心翼翼地避开阶梯上的猫屎和人吐的痰，气喘吁吁地爬上四楼，一心想着回到家里要打开冰箱喝杯冰凉的水，把腿搁在茶几上，然后歪歪斜斜地倒在沙发上，把风扇调到最大让风吹干她的汗……她一抬头，却被自家墙上触目惊心的八个鲜红大字狠狠一击——

欠钱不还，
不得好死！

又来了！

* 廉价组屋是马来西亚贫穷家庭居住的一种住宅。

郑茜气得咬牙切齿，在心里咒骂了一番。

她经过家门而不入，假装自己不住在那里。

她径直走向隔壁住户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闻到浓烈的大蒜味儿，还听到巨大的电视里发出的声音。她走到门口，没有看到紫姗，反倒是看见紫姗的四个弟弟、妹妹围坐在两个大盆前，其中一个大盆里盛了水，里面是满满的蒜头。他们用小刀把蒜头的皮剥开，然后把剥了皮的蒜瓣儿抛入另一个大盆里。

“阿康，开门！”郑茜凑近大门喊道，几乎把整张脸都贴在了上面。

一个年约十二岁的男孩站起来，拿了钥匙开门让郑茜进去。

一个老妇人闻声从里屋走出来，见是郑茜，也不意外，只是摆出一副臭脸，语带不悦地说：“又来避风头啊？我家有老有小，你们可不要连累我们哪！”

“春花嬷，你拿了我爸的钱，就不要讲这种话。收人钱财，就要替人消灾。你不做，有的是人争着做。”郑茜不甘示弱。

“哼，我就不信你们还可以找到别人，这楼除了我这一家，其他都是外劳*，难道你们敢躲在他们家？”春花嬷不屑地说。

“你以为我爸不会租一间房子来避风头？”郑茜叉着腰说。

* 马来西亚称外籍务工人员为“外劳”。

“哎哟，要是他有钱租一间房子，为什么还会被阿窿*追债？他们这个月好像是第四次来讨债了吧？你叫他小心，如果被阿窿找到，说不定会砍掉他一只手或者割一只耳朵呀！”

“乌鸦嘴！”郑茜生气地吼道。当她正要春花嬷破口大骂时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及时阻止了她。

“郑茜。”紫姗手里捧着一碗方便面，从厨房里走出来。

“你不要老是跟我婆婆吵架嘛。”

“不是我要跟她吵，是她……”郑茜指着春花嬷。春花嬷正在剥蒜，也不忘抬头瞪她一眼。

紫姗把那碗方便面放在地上，弟弟妹妹们像饿狼一样冲过去，争着吃一碗面。

紫姗转身走向厨房，郑茜跟着她，不禁埋怨道：“你婆婆的那张嘴，我真是受不了！”

“她就是这样，你别理她就好了。她说什么，你只当听不见。”厨房里还有两碗方便面，紫姗捧起一碗走到客厅。

“哼，我又不是你，我才不会忍气吞声！”郑茜又跟着紫姗走出去。

紫姗把那碗面放在春花嬷的身边。

“煮三碗面好像用了三年！”春花嬷放下小刀，不满地嘀咕道。

* 阿窿是当地人对黑社会成员的称谓。

紫姗走进厨房，拿了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，把剩下的那碗面分成两碗，一碗给自己，一碗给郑茜。两人在厨房里吃面。

“这半碗面连塞牙缝都不够！”郑茜用筷子把面送进口中。

“没办法，婆婆只肯让我煮三包方便面，你吃不饱的话，我这里还有白面包。”

“算了，吃多了又会被她唠叨。她真是刻薄！”郑茜确实很讨厌春花嬷。

紫姗苦笑一下，接着默默地吃面。

“你今天又逃学了？”郑茜盯着紫姗问。

“唉……”紫姗叹气，“婆婆说她急着把蒜头交给老板，在剥完蒜之前，谁都不准去上学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听她的话呢？你明知道她是错的。”郑茜不忿。

“没办法呀，我爸爸妈妈不想养我，就把我丢在婆婆家，如果婆婆也不养我了，我就会饿死街头。”紫姗无奈地说。

“我比你更惨！我爸爸妈妈又欠下赌债，我们一家迟早要被阿窿砍死。唉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哪天会出事！”郑茜吃完最后一口面，又意犹未尽地把碗里的汤倒进嘴里。

“不要这么悲观，可能他们今天就赢钱了，把债还清了呢？这些年来，你们每一次都会逢凶化吉，不是吗？”紫姗安慰她。

郑茜冷哼一声，没说什么。

“阿姗，你只顾着说话，工作不用做吗？”春花嬷的声音从客厅传来。

紫姗慌慌张张地说：“婆婆骂我了，你可以帮我……”

不等紫姗说完，郑茜就挥挥手：“去吧去吧，我来洗碗！”

晚上，郑茜睡在紫姗家的客厅里。

半夜的时候，她被手机铃声吵醒。

半梦半醒间，她接听电话，对方压低声音说：“茜，开门。”

她睁大眼睛，立刻从沙发上跳下来，蹑手蹑脚地拿了紫姗家的钥匙，动作轻盈地把大门打开。门外有两个黑影，一男一女，女子手上还抱着个小女娃。

那是郑茜的爸爸妈妈和两岁的妹妹。

两人快速钻进紫姗家，郑茜迅速把门关上。

爸爸扭开手电筒，照着郑茜，示意郑茜跟他们走。

他们走到厨房。

在窗户旁边有个向外延展、像铁笼子一样的东西，那是晾衣服的地方。

爸爸爬上铁笼子，把手电筒的柄含在嘴里，伸手去解铁笼上的锁。

锁“咔嚓”一声打开了，爸爸推开铁笼的一道门，把半个身体探出去，企图打开隔壁自家的铁笼。自家的铁笼和他只有一步的距离。打开自家的铁笼后，爸爸挺着大肚腩艰辛地跨过去。他面朝紫姗家，含着手电筒照向对面，这时妈妈



已蹬上铁笼，把手上的小女娃伸出铁笼，让爸爸接过去。

郑茜站在妈妈身后，为他们捏了一把冷汗。虽然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，但她还是害怕他们在把妹妹传过去的时候会出意外。

爸爸抓紧妹妹，跳进厨房，把她放到厨房的台面上。妹妹不哭不闹，已经睡着了。

爸爸又蹬上铁笼，先拉住妈妈的手，施力把妈妈略胖的身躯拖了过去，然后又把郑茜拉了过去。

郑茜过来后，爸爸又探出半个身子，先把紫姗家的铁笼锁好，再把自家的铁笼锁好，最后才从铁笼上跳下来。

郑茜睡到半夜被吵醒，积了一肚子火，不禁怒骂道：“你们三更半夜爬来爬去的，就不怕摔死！”

“嘘！”妈妈把食指放在嘴上，“说话不要那么大声，阿窿可能躲在外面。”

“你们也会怕阿窿？怕阿窿就不要欠赌债！”郑茜越说越激动，“你们知道我在那个老太婆家里受了多少气吗？吃也吃不饱，睡也睡不好！”

“叫你小声点儿你还不听了？”爸爸压低声音，却压不住语气里的愤怒。

郑茜怕爸爸骂自己，只得压低声音问：“阿妹吃了吗？”

妈妈和爸爸对望一眼，都想从对方口中得到答案。

“应该吃了吧？是你去买的，对吗？”妈妈问爸爸。

“你没带她去吃吗？我以为你让她吃了。”爸爸一脸迷茫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走开过。我自己都没吃。”妈妈摸摸松松垮垮的肚皮，“我已经饿得没有知觉了。”妈妈曾经是个胖妞，后来因为不定时吃饭，瘦了很多，全身的皮肤都松松垮垮的。

“那就是说，阿妹从早到晚都没吃东西？”郑茜吃惊地问道。

“早餐吃了，我们吃饱了才出发的。今天我们去了新的赌场！”爸爸解释道。

“有没有搞错？！你们只给她吃一顿！难怪她睡得那么熟，她是饿得没有力气了！”郑茜心疼地抱着妹妹。

“哎呀，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！”妈妈根本不把妹妹当一回事。

“说起来今天真的很幸运，我中午回来拿钱的时候，看到阿隆在咱们家外面喷字，幸好我及时躲开了，不然就会被他逮个正着。”爸爸沾沾自喜地说。

“家里有钱，都不还给阿隆？”郑茜斜眼看他。

“那些是赌博的本钱，怎么可以用光？用光我就不用赌了。我今天用那个本钱，赢了五千多块。老婆，你是赢还是输？”

“我赢了八千八百块，哈哈！比你多！”妈妈喜不自禁，“新的赌场‘旺’我们，明天再去搏杀。”

“哈哈，我们再赢六千块就够还给达哥了。”

“然后买一些好吃的来庆祝！”妈妈喜滋滋地补充道，好

像赢钱这件事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上。

郑茜累了，不想听他们胡扯。她把妹妹抱进房里，和妹妹一起进入梦乡。

2

一把巴冷刀伸了进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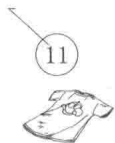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是星期六，郑茜睡到“自然醒”。醒来的时候，妹妹还在她身边，可爸爸妈妈已经不在家了。周末或假日，爸爸妈妈会把妹妹留在家让郑茜照顾。周一到周五，郑茜要上课，妹妹就跟着爸爸妈妈去赌场。

郑茜走出客厅，发现大门虚掩着。郑茜猜爸爸妈妈是打开大门，光明正大走出去的。他们好赌心切，连门都没关紧，还好外面的栅门已经锁上了。

郑茜走过去，摁着门把，悄悄拉开一道缝，想重新关好。赫然，一把巴冷刀伸了进来，郑茜大吃一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门被一只手用力推开！郑茜吓得后退几步。

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男子一手拿着巴冷刀，一手挡着门，恶狠狠地吼道：“烂赌昌在哪里？！”

一股寒意从脚底蹿到头顶，郑茜头皮发麻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那个人找不到爸爸，会不会破门而入，抓住她，砍下她的手脚，把她丢到天桥下当乞丐还债？

“肥婆娇呢？”那个人又问。

郑茜紧闭嘴巴，不敢作声。

妹妹闻声从房间里爬出来，她营养不良的小身躯在地上匍匐前进，看起来随时会晕倒。

郑茜连忙蹲下来，把妹妹紧紧抱在怀里。

在这个危急时刻，郑茜想扮可怜来自保。她语带哭腔地说：“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去哪里了，他们已经很久没回来了，丢下我跟妹妹不管不顾，我们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，你看我妹妹，饿得皮包骨头……”

她说得情真意切，希望能打动那个人。

那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们，似乎不为所动。

情急之下，郑茜只得悄悄捏了妹妹的屁股一把。妹妹转过头来，看着她，眼睛瞪得老大。

哭啊，为什么不哭？

郑茜急死了！

她用力捏着妹妹的屁股不放，妹妹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声如洪钟，整栋组屋仿佛随着她的哭声而震动。

附近的几家外劳住户纷纷打开窗户察看情况。他们发现有人拿着巴冷刀站在门口和两个小女孩对峙，便走出屋来看热闹。